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人物考卷二

容城孫奇逢撰

經濟

開尚書濟

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為府學訓導歷國子助教
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安
然薦濟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為真嘗奏令司置
考功圖曰書所行事稽覈勤急上喜賜第甚宏麗曰有

司以此為式十五年謂濟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
試受職濟等條議一經明行脩一工習文辭一通曉四
書一人品俊秀一言有條理一曉達治道六科備者為
上三科已上為中三科已下為下一科不通者不在擢
中上從之濟敏慧有才辨凡國家經制田賦徭訟工役
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濟一筭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為
世守得上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
高又見上每召與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野史氏曰經果明矣行果脩矣不能工習文辭通曉四書曉達治道而言無條理此必非明經脩行之士人品俊秀天賦之質不可強也餘五科實乃同源深造自得當自不滯于一隅耳

宋尚書禮

禮字大本永寧人也父彬知儀隴縣有惠政禮以明經充貢補國子生是時諸生以才能選者皆待以不次洪武中授禮山西按察僉事持法嚴峻鋤奸剔蠹無少貸

文皇即位累擢工部尚書九年二月命禮開濬會通河
會通者即元之故河也初元都燕漕運江南糧有海道
由蘇州太倉至直沽入京歲約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
測損失頗多又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
絕濟直屬衛河建閘以節蓄洩名曰會通河當是時河
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不過運數十萬石
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
故道猶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

通河遂淤自是南運不通舟楫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德州入河永樂初改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至陽武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入河舟運至京而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紀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運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從之遂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

以復故道禮乃築壩于汶上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于南旺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下增脩水閘以時啟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淮自是河成而平江伯瑄亦疏鑿維揚一帶南北遂通矣禮等還京上嘉勞賜寶鏹二百錠文繡二襲其分董役者爵賞有差十四年營建北京命禮取材川蜀又六年

卒于官弘治間大學士李東陽經會通河有尚書宋公富經畧世上但識陳恭襄之句人始知禮之功若此於是主事王寵上疏以祠祀請上允之建祀于南旺以金純周長配

野史氏曰公治河之功最大然一用同知潘叔正策一用侍郎張信圖策一用御史許堪策真能集衆思廣衆益相與以有成者乎彼剛愎者自賢自智未有不敗乃公事者

趙尚書昶

昶字雲翰祥符人也其父自邢臺遷汴元季兵亂昶方在襁褓抱匿林莽間卒遇虎置于地虎熟視而去稍長英偉多才善屬文洪武二十年舉于鄉入為國子生又三年兵部主事命覈天下兵馬諸路屯戍補其缺而增其所宜置具圖以進太祖以其能陞員外郎尋陞浙江右叅政文皇嗣位命使交趾宣揚德意酋長款服歸以金寶奇貨餽之一無所受使還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工

部再改禮部未幾陞本部尚書賜宴於華蓋殿珪辭免
文皇面諭曰卿國家大臣輔佐有道無辭也命撤御筵
饌羞以遺其母士林榮之永樂六年勅建仁孝皇后山
陵初文皇擇吉壤久不得乃遣珪相之珪又薦江西人
廖均卿與之偕至昌平徧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
文皇即日臨視定議封為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董役
授均卿官賜珪寶鏤文綺十年復命珪督開隆慶保定
永寧諸州縣撫安新集之民十五年改兵部尚書明年

丁內艱起復專理塞外兵政二十年上北征班給饋餉
不絕昭皇嗣位復改刑部宣德間以疾乞致仕歸年七
十三卒所著有儉父集子愚舉賢良方正仕終邱縣知
縣

劉知州綱

綱字文紀鈞州人也洪武三十三年舉進士初授府谷
知縣治行卓異擢寧州知州寧在邊鄙民夷雜居號稱
難治綱至墾田助耕教以樹畜暇則聚士授經崇獎節

義不拘拘于簿書期會之間一郡翕然化之無何以母
喪免郡中吏民數百人詣闕乞留詔勉起後數年復以
父憂去郡人又上疏請許之綱在寧三十二年凡經訊
鞫者靡不悅服囹圄幾虛民不忍犯嘗署臬司事不旬
日釋冤獄者數十人仁宗朝特賜璽書并四品服以褒
異每入覲上臨軒問勞且給酒饌時人榮之正統改元
年七十屢請始得歸歸之日攀送者哭聲振野郡舊有
祠祀良刺史狄仁傑而下六人至是增綱榜曰七君子

祠云

王都御史彰

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二十年舉于鄉明年補國子
生使山東平糴以益軍儲同行者受賄慢事彰數讓之
不從竟坐敗彰遂以此知名擢為吏科源士踰年革源
士改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陞都給事中執法嚴明
人不敢干以私居未幾出補山西左叅政永樂改元召為
禮部右侍郎以憂歸服闋改戶部命祀西嶽還上疏言

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租者遂下詔蠲負租官
為贖所鬻子女十一年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從上北
狩時母年八十特命歸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
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意
諮訪歸悉以聞既還奏上嘉悅陞右都御史十九年春
有誣讎周藩不法者復命巡撫河南以察之以二御史
從行彰至跡其事無有乃上疏辨且曰臣以百口保王
無它上疑乃釋是歲河南大水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

遂奏黜其貪剋者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詔復
流移幾五萬家發廩賑貸賴全活者不可勝紀先是賊
張大聚亡命差峨山行劫商賈為之不通妖尼宋繼善
與其徒數百人煽衆作亂彰悉捕斬之事寧省毋毋具
食頃有丐者至母以餒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餒獻即
丐者也其伺察之密類如此昭皇嗣位彰進資政大夫
推恩封贈三代如其官宣德初或言邊備不謹命彰按
問自山海以至居庸還奏各關指揮而下擅離所守之

地若干人上令械至訊鞠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遂著為令明年四月彰以疾卒上賜棺且命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營治葬域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入俸祿必分其族人嚴于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俟其改悟乃已朱睦㮮曰余聞王震澤云鄭州公為人恂恂而謙恭莊重至于臨法雖親故不貸善伺察當按河南時嘗令其屬為微行郡縣吏有奸狀者

輒置以重辟人情震聳嗚呼今安得若人而一洗濁穢之風乎

安中丞然

然者祥符人也元季為山東行省左丞守萊州大軍下山東然率衆歸附洪武元年授起居注轉給事中尋擢山東行省參政明年召還為工部尚書五年除河南行省參政時蔡河壅塞自開封抵陳州漕為之不通然督工疏導不踰月漕成八年春河決開封大黃寺堤百餘

大命然復集民夫三萬人塞之九年改行省為布政使司擢然浙江布政使十二年復召為御史臺右大夫再改左中丞夏五月癸巳坐事免官還未幾復召為四輔官每論事賜坐多所裨益十四年八月卒年五十有八

芮知縣

腫字子翔郢城人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擢崑山知縣首擯祇候諸蠹治者舊有催租勾軍官校久事邑中籍官屋為牢禁里甲輩多淹滯死腫上章論劾上屬御史

李嶽究治械送京師凡二百餘輩邑中晏然永樂元年
坐事謫遵化治鐵老人王榮率衆伏闕懇請詔遣乘傳
還任後奏除事故包荒年租十八萬有奇復以澤潞請
開蘓松淤塞二十里許上遣戶部尚書夏原吉太常少
卿袁復臨視卹復陳疏新塞舊之策原吉多采用五年
卹以母憂去未幾陝西按察僉事馬祥薦卹才堪理劇
吏部言崑山固劇邑卹素得民俾還舊治從之又九年
以父憂去卹為人雅正寬平務存大體畧近名赦小過

故治績甚多莫可指數仕至監察御史

張都指揮信

信字彥實輔從兄也洪武二十二年舉鄉試第一永樂初拜禮科給事中尋遷刑科都給事中九年擢工部右侍郎會河決壞民田廬上遣信來視信乃繪圖馳奏曰臣訪得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二十餘里有舊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詔從之發河南民夫十萬相度濬治工竣信還京時昭皇監國遣人

勞視居頃之浙江守臣奏江塘潮決昭皇復使信往治
不數月脩築如故洪熙初轉兵部左侍郎賜賚金綺甚
腆輔以信為同族奏乞改授武階于是調懷遠將軍錦
衣衛指揮同知尋擢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宣德改元
都督蔡福叛交趾命信帥兵往勦事寧擢四川都指揮
僉事未幾進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在蜀十五年紀律嚴
整羌夷莫之敢犯正統十年六月卒于官年七十一歲
上賜祭仍命有司歸葬祥符縣東之白塔原

許侍郎廓

廓字文超許州襄城人洪武三十二年鄉舉永樂五年授錦衣衛經歷未幾遷工科給事中復遷鴻臚寺丞十年以薦拜工部右侍郎十二年文皇北征廓督餉明年營建北京廓提督神木廠工竣特賜宴勞時交趾已入職方戶口田賦未有定額遣廓往理及還條奏數事上皆嘉納昭皇即位進左侍郎宣德五年河南民饑流徙者甚衆命廓拊循上親制詩送之曰河南百州縣七郡

所分治前歲農事缺始旱勞復繼衣食既無資民生曷
由遂顧予位民上日夕懷憂慮爾有敦厚資其徃勤撫
字徙者必綏輯饑者必賑濟咨詢必周歷毋憚躬勞勩
虛文徒碎瑣所至見實惠勉旃罄乃誠庶用副予意廓
至旌廉黜貪榜示有司勿得復有糾擾凡夫匠雜役及
諸采辦積逋租物悉奏免于復業者數萬戶廓還上
褒賚備至六年行在兵部尚書張本卒以廓代之本嚴
厲詳察廓承其後濟之以寬人心大悅年五十六卒

魏副使清

清鈞州人性資明敏識見過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拜監察御史能聲藉藉尋陞四川按察使副使永樂宣德中歷陞山東山西所至有廉能幹濟之譽

邱經歷鳳

鳳字鳴岐河南新安人世居方山故號方山少就文無害補臬司吏於案牘中得陳天台先生名跡遂自為師法為開府掌書記得洪武正韻見字下註古人善跡者

日籍記之某弁當落職以百金賂公求陰解公却不受
又辭某開府銀牌不領驛票滿役當赴京故事以狀乞
路費公獨不為狀某憲使贈金亦不受於是一鄉稱為
邱清吏入京辦虞衡歲例千金勿染也歸省二親色養
最善墾田有弟田蕪悉分殫也公即易之弟田又蕪又
易之歲時以文公家禮脩祀事終養十年銓獻縣丞莅
官愈清謹一僕一衾外無長物署任邱篆又署文河供
應勿濫愛民如子不取民間一錢陳司徒瓚每語人曰

邱丞我師也有先達贈以詩曰門掩苔花依舊貧千載
清廉第一人而馬院特揭銓部為佐貳中清官第一亡
何超擢南京龍驤衛經歷將謀歸養郡守陳公遺俸五
金促之行再拜使者而却其餽陳嘆曰昔溫公每嘆劉
秘丞不受冬襦云于先不受況他乎乃今見邱丞矣抵
南京但閉戶彈琴讀書既考績封父母如其官遂仍歸
方山焉公好讀書如大學中庸禮記論語尤如意而小
學中如汪信民咬菜根諸葛淡泊明志諸條尤亶亶不

置居常以輕負人輕怒人輕談人過為日省每念性氣
動處恨學力不實又以朱墨二圈記別理欲念起分數
大抵公坦然醇龐無異山叟而脩潔名行體認名理有
士君子所難而公易之者公嘗遇江中大盜公徐告之
曰我邱某也盜驚曰此邱清吏也鞠鞫而去海內名公
過多式其廬而尤西川孟雲浦兩先生尤見重焉公沒
邑人公舉祀鄉賢而雲浦先生又特與尤西川並祀于
川上書屋

周御史濟

濟字大亨洛陽人也永樂十二年薦于鄉歷事都察院先是蠡縣豪民毆殺人賂同行者坐一老人屬濟訊有疑居二日得豪民奸狀濟以此知名除江西都司斷事正統初擢監察御史明年鎮守大同太監郭敬以僨橫聞勅一御史往詞不得復以濟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得敬陰事上奇之命按四川時威州土官董敏王允仇殺累年不解濟令人賫榜宣諭允讀榜沉思久

之書四字于榜尾令持還衆不解濟曰四鳥之媒也意謂榜而殺之耳復釋此意示以誠信允大驚即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敏亦愧服踰年安慶告饑廷臣薦濟出守濟設法賑拯所活不啻萬計後卒于官六縣吏民為之罷市巷哭執紼至洛者數十人

邱布政陵

陵字志高蘭陽人也宣德四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授咸陽教諭遷平鄉知縣凡所施設不憚勞苦有漳水暴悍

衝決數為民害地卑且無城郭陵築城又築長堤數十
里以障水民得播種堤上復植雜樹以固基土木之變
民恃以無恐故至今日其堤曰邱公堤云山西歲饑流
民入境陵拊循之給以閒田使食其力民歸之者千餘
戶先是廟學傾圯陵撤而新之又為諸生嚴立課程時
加考閱其俊偉者則別館之日給薪米膏燭以勗其能
邑之鄉社十二亦各立學擇師以教之于是絃誦之聲
達乎閭里在邑數年百廢皆舉值家艱歸民攀留不得

乃預計服闋之日詣闕請復任從之又數年景皇即位以廷臣薦擢淮安知府天順四年陵入覲以政績卓異特賜錦衣寶鏐仍命張宴禮部以示褒勸累擢山西左布政使成化初李秉為吏部尚書執法不阿學士彭華從子求京秩不得憾秉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誣劾陵坐逮乃上疏奏辯事白彥莊免官陵亦致仕後二十年平鄉百姓思之為立碑出資相事者如市淮民亦追念相率設主于名賢祠歲時致祭焉又採諸善政民謠撰

遺惠集刻於郡中陵性清約未嘗有姬妾之奉好讀書老而不倦所著有嬰教聲律二十卷芸菴集二十卷藏于家子輅山西布政司左叅政

羅副都綺

綺字尚絅磁州人也宣德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刑部左侍郎使北庭還時松潘蠻叛董卜韓胡都指揮克羅俄監粲攻下雜谷奪其安撫司印土豪王永陷關堡殺人取貨都御史寇深不能治上降璽書命

綺代之綺雄偉有謀能斷出奇取捷十不失一開示恩
信臨以兵威木期克羅俄監聚悔過獻印擒永族之松
潘皆山截業羅立番得利即奔岩洞匿木箐深不可測
餉道出兩山間絕艱險民負載餽五致一羣番伺隙出
輒掠去綺曰不大威之不懲招募材武得禪師智中
國師綽領牌頭尤弄柯皆豪健各令統兵夜銜枚分道
搗賊巢綺亦介冑從之火且攻破撲爬諸寨擒劇賊卓
勞阿兒十餘人戮之綺志在招降自是破剔體面一切

以簡易為治與接以酒懽番人畏慕終綺任不敢叛後
召還改副都御史佐理院事時忠國公亨太監吉祥恃
翽戴功竊弄威福綺諷使十三道御史劾之給事中王
鉉潛詣以告亨等翹于上以綺主之坐謫叅政無何竟
以是罷歸綺博學多識能屬文然少繩檢既還磁滏水
西作綠野堂號煮詩道上與鄉民王俊不相能俊如京
告綺怨望前在松潘受番人金暨器具詔奪綺官籍其
家朱睦㮮曰松潘古蠻夷之地漢武時始通中國至我

明悉歸版籍矣然夷情諛詐叛服靡常羅公治松潘崇簡易明恩威待以不疑故夷人畏服至今蜀士猶頌其功云夫以羅公之智數能服遠夷而不能免于羣小之口詩曰讒人罔極可不畏哉

李文達賢

賢字原德鄧州人生有異質讀書目數行下宣德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使山西時河東薛瑄以御史在告賢往造叩質所疑瑄亟稱其英悟淳確非流輩可

及正統元年授吏部主事歷陞郎中十四年秋睿皇北狩危從官多預其難賢瀕死而還景皇即位上正本十策凡數千言上嘉納亡何給事中李侃等言賢忠實宜賜覽納上命翰林繕寫置左右九月北警窺伺詔廷臣議備邊策賢請備戰車及火鎗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敵命將臣採行之十月擢兵部右侍郎癸酉額森殺其主併吞諸部落遣使入貢廷議撫和賢奏彼欲無厭不宜終徇宜奮勇勵武臣以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

少保于謙謂此言誠為正請下其章以勵邊臣甲戌改吏部右侍郎擇君鑒錄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各擇最切要三四事集為鑒古錄以上上納之丁丑英宗即位命兼翰林學士直內閣叅典機務衆議謂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固辭曰不可亨言于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賢其代之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翱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從衆論命入閣尋進吏部尚書兼學士廷試會試中式舉人命賢

代草問策因石亨招權納賄文武諸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乃以求賢安民為問止奔競敦士習山東大饑發內帑三萬金賑濟有司奏不敷閣臣徐有貞欲止之賢勸上從其奏上增銀四萬兩全活數十萬石亨擅令守關官軍放歸賢與薛瑄徐有貞言于上別選兵以戍石亨銜之給事中王鉉等劾都御史耿九疇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御史排陷石亨逮賢與九疇有貞于獄謫賢福建叅政謫二日上謂王翱曰李

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謫于心不堪命勦
留賢為吏部侍郎石亨聞之愕然愧恧已而復吏部尚
書兼學士直閣辦事上知石亨張軌勢太盛故親信賢
凡左右薦人必召問其可否嘗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
日當來總兵官非有宣召不許擅入上遣行人聘江西
處士吳與弼至上問賢曰與弼如何對曰與弼儒者之
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實陛下
盛舉戊寅皇太子出閣讀書命賢定擬講讀等官令其

時常照視上念建庶人無辜淹禁將五六年一日諭其意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建庶人出居鳳陽悲喜交集人心感服曹吉祥石亨等大干政賢勸上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惟在獨斷其私既不行趨附者亦漸少宦官蔣冕讒間後宮賢力請遠絕之己卯亨誅上一日論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何必奪門假使景泰左右先

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彼時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愚見景泰不起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成者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上以為然庚辰賢奏以迎駕冒報陞職許令自首免罪改正四千餘人天下大水田盡淹沒賢乞令戶部行被災州縣災重者全免稍重免半輕者免三分甲申上不豫賢受顧命議處軍國重事憲宗即位上周貴妃子欲尊所生為太后賢以錢太后在宜

遵遺詔正綱常為請內傳旨以宣德自有例彭時復以此言爭之兩宮同尊為宜命賢章詔賢與時議曰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錢太后加慈懿而貴妃止稱皇太后同議懼忤旨二公竟持此議頒詔天下尋加少保丙戌丁父憂詔奪情起復公乞終制不允命中使輔行襄事即促上道歸京師未幾感疾上遣使問疾賜尚食及命醫診視報疾狀無何卒于賜第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文達所著有古穰集三十卷續集二十

卷行世

野史氏曰文達得君之知作相之久據其言議其事既不違乎天理又不拂乎人情可謂通達治體者矣惜也奪情一事相業不光羅倫詣私宅告以不可始以其言為然乃不能引決及倫抗疏極論遂落職則過矣後王翱引文彥博留唐介故事請賢留倫又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則尤過矣總之休休有容未免遜古一介臣耳此豈小失也神廟時江陵

才相復蹈此轍沈懋學之上書與羅倫之抗疏可稱
明朝二獄

焦御史寬

寬字仲容南陽人正統九年由進士知崇德縣事莅政
明敏撫綏有方首興學校齋堂學舍葺理一新公餘詣
學與諸生講論經史每給油燭資其夜誦至于橋梁壇
社解字罔不葺脩歷任六載以考最擢湖廣道監察御
史

劉文靖健

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華州司訓母白氏感異夢而生
健骨相瓌偉稍長嗜學無間晝夜嘗與閤禹錫論學禹
錫改容禮之謂人曰伊洛淵源且有人矣天順四年進
士授編脩成化甲午進修撰陞春坊丁酉進左庶子丙
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丁未孝宗錄輔導功陞
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戊申改元弘治
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少師

兼太子太師自戊午以來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
機務勵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
事臧否反覆侃侃竭忠悃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
東陽謝遷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
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上數數稱善而已乙丑上寢
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歔令太子侍立具
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
視詳載秘史武宗即位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

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
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畧曰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
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非唯廢格
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
事累章執奏則謂之煩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
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倖貴戚則牢不可
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
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

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經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備舉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剗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草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為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已力攻健希入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于劇戲上已信之至是遂令健與謝遷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為朋黨矯詔

奪其官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四贈太師謚文靖

野史氏曰健之論列所關朝政國體如詔遣中官于武當山設像脩醮因健等上疏已之詔建寺塔於朝陽門外因健等上疏罷之又罷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及封號凡浮圖異端蠹財惑衆一切擯不得逞直曰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庶幾乎

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與至上問李夢陽言事若何
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亦未免失言其不為同鄉徇
情面亦當另有說如事在當從而必不從以示公則
偏亦甚矣祁奚舉子未嘗有咎其私者春秋責備賢
者之意

馬端肅文升

升字負圖鉤州人生而穎異七歲讀書日記數百言性
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脩髯偉貌望之知為

異人景泰二年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晉楚所至有聲陞福建按察使乙酉擢南大理卿尋巡撫陝西時反賊滿四甫平土達有反側之意文升親詣固原檢其戶數諭以生生之樂釋其驚疑衆皆叩頭俯伏曰誓不敢為亂遂奏給衣糧農具選丁壯千名隨軍皆樂從効死以報修茶政易番馬八千餘以給士卒賑鞏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甚著擢陝西總制兵務陳時政十事及禦邊三策甲午岷州番人叛率兵勦平之乙未擢兵

部侍郎丙申八月滿達勒奇木嘉色稜犯宣府甚急命文升整飭遼東邊備九月抵邊徧歷險要繕城堡利兵甲練軍士選精壯敵知有備不復來犯丁酉二月詔回京上邊務十五事戊戌邊警勅文升復整飭遼東邊務時太監汪直焰方熾謂徃撫可邀大功欲同徃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或言宜以大官酬之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忿且宋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至西夏之患尋傳旨着兵部侍郎馬文升大通事詹昇前去

撫安已而奄人王英來謂喻汪意欲請與俱文升謝絕之即行汪深以為恨文升至撫順諭以朝廷意各衛首長累累皆至以牛布給慰之復加飭備以待反側比文升至開原果數路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馬器仗無算邊人且感且懼遣其長入京事遂平已亥遼撫陳鉞至京原賂權璫汪直奏邊人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誣其妄興邊釁激變敵人命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比至二人

憚直竟勘如直言執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衛癸卯
卷直罪罷都御史李裕等疏文升寃始復官致仕尋命
巡撫遼東丙午召為兵部尚書貴州都勻黑苗弗靖守
臣倚內援請發雲南川廣兵勦之文升持不可奏差郎
中御史各一員往勘果無他虞忌者營內旨調南兵部
戎申孝廟御極召為右都御史掌院事提督十二團營
上在東宮知文升名感殊遇益自奮勵知無不言上特
倚重因水災天鼓鳴地震具奏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以

弭災變言極剴切復請選老成淳謹之士以資啓沃不
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盛德上嘉納之文升留心邊計
奏處甘涼兵馬糧糈以備外患北人和碩詭計日深乞
命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偏頭關及延綏便宜設防以星
變乞致仕不允尋晉少傅火篩入河套文升乞命朱暉
等練兵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脩戰具既而火篩引去
改吏部尚書各王府蕩制踰規䟽選輔導以全宗室奉
上面諭計察天下官員汰去不職者三千餘員正德改

元太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字文升
不從瑞慚憤誣奏抗拒賴諸大臣力辯得白屢乞致仕
章疏二十上乃允賜璽書褒之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
瑞肅所著有西征石城東安東國興復哈密三記及奏
議若干卷

野史氏曰經濟亦難言矣真理學方有實經濟夫子
志在東周孟子欲以齊王聖人原以濟世為心曲儒
不能用世借獨善以藏拙遂有厭薄功名狹小事業

金匱要略卷三
之念愚謂真儒自有實用投之事則事辦投之節則
節見庶足以祛腐儒曲學之陋端肅事功不可泯而
立朝風裁正不可及

李恭靖敏

敏字公勉襄城人也景泰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明習
律法有名稱嘗按畿內力革宿弊以運餉薊州者必由
海口多遭覆溺敏建議別鑿三河直抵薊州以避海道
軍民便之成化初陞浙江按察使尋以憂去讀禮之暇

屏居紫雲山中生徒雲從簦屐至不能容於是遂建書院取程朱許薛四子之書立為條約乃日與諸生講習勵勉期在躬行故久之襄許之間彬彬然多德藝之士服闋改湖廣轉山西布政使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先是巡撫大同邊人俟守墩軍下取水輒肆戕害敏至伏擒之自是不敢犯又上禦戎數事進兵部右侍郎已而卧病為言者所論遂乞歸久之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改總督漕運召為戶部尚書遇事不避有貴戚怙

勢者乞畿內入官隙地已有旨許敏執奏而止其餘建
白亦多中事理上甚重之復以疾乞歸特命官屬一人
護行卒于內黃年六十七贈太子少保謚恭靖

許襄毅進

附子文簡讚

恭襄論

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出按甘肅岷
州土人利番人貨潛相結姻遂因為寇進相險要設橋
塞分兵防守諭令罷婚邊乃寧按山東叅政某役閭夫
脩華陽宮為燕遊所費又巨進劾罷之革濟寧諸閭濫

役夫三千餘人究治貪吏豪徒餘望風奔息還京掌三
法司事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倖閹汪直妄殺邊人
冒賞兵部阿附奏行直誣懇珍下詔獄進抗疏伸珍擊
直珍竟戍遼陽進奪俸數月道士以黃白術干湖總兵
李經不售誣首經潛招叛軍為亂直奏逮李氏百口至
京已成獄憲皇恐寃之改命法官讞衆皆惴避進發道
士奸即日磔于市晉山東按察使監秋試有欲私貴臣
子者進堅執不可東昌武人兒懷金與所厚生飲肆中

是夜被殺且無首官坐生罪已誣服進察生不類凶人
私計必酒人所為貧人得銀必易物遍閱市肆酒人正
以所得銀易布一訊而得生得釋晉僉都御史巡撫大
同小王子欲窺邊先以馬千匹入貢進請帑金二萬兩浹
恩而飭備計遂沮庚戌寇入塞列營三十里號六萬進
因事發謀馬行繫帟于尾塵翳障天烽火連日夜比解
去不亡一鏃云劾奏鎮守中官石巖貪暴反被擠左官
兗州知府甲寅晉陝西按察使乙卯甘涼邊患孔棘大

臣往治勿任以進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文皇招降
哈密封托克托為忠順王捍禦番戎後與吐魯番為仇謀
殺哈密都督占據城阻塞諸番貢路哈密遺夷羈住嘉
峪邊患幾二紀進曰以夷攻夷古云良策遣辯士說齊
勦罕東諸番宣布朝廷威德厚撫嘉峪遺夷俱願効死進
以總兵彭清將兵七千出嘉峪關調諸番為聲援入二
千里攻哈密故城克斬吐魯番數百級番首伊稜夜遁
獲脇從者八百人總兵劉寧欲盡戮之為奇功進曰此

即吾赤子綏輯是務豈計攻伐邪令隸遺夷給牛種耕
器吐蕃與夷其勢孤西域遂定進副都御史詔巡撫陝
西太監劉瑯恃援恣橫進數禁之一日同舟進責其惡
瑯不遜進奮拳擊之墮瑯水中丁巳召為戶部侍郎太
原周文端公為司徒協合大釐朝政不便者上章諫爭
裁抑后戚田業命勘河間戚氏莊田抗疏言實皆民間
地令照舊管業不得行令兼僉都提調宣大軍事貴臣
子弟從軍倖功者不樂造飛語降旨師老事拘勒令致

仕自後羣臣薦章凡四十有八武皇即位起兵部左侍郎明年始詣闕進尚書疏勸武皇敏學止游師古仁聖君而戒彼荒淫者一京衛官以賄來求公堂杖數千權要請託輒報罷晉吏部尚書已加太子少保進直聲久著風裁日峻御史某滿三考及部郎某某者與援必覲京秩悉外補郎中某賂閹馬永成乃斥守黎平郎中李達忤太宰出守夷方乃改杭郡工侍某同里閑託菴營求改吏部進對衆語之曰君年尚未老秩亦不卑不為

不貴乃託斯人速化乎逆瑾銜進日甚而輔臣畏其沮
格所私積怒叢讒瑾謂進越選法矯旨令致仕又摘進
推薦雍泰為謬削爵為民二子在翰林者調外任庚午
八月卒于家年七十四九月瑾伏誅詔致仕已遣官營
葬贈太子太保嘉靖五年席文襄覆議謚襄毅子八人
詩舉人誥另有傳讚論附後

讚襄毅公第三子在吏部時上懲邊患未寧責在巡撫
大臣專恣罪在言官各令讚考察讚乃叅稽輿論擇巡

撫脂韋軌法及苞苴自私者擬斥十餘人其科道素垂
風紀并建白無聞冗牘可厭者擬黜調二十餘人擠棄
及言事傷激遭變者前後薦起十餘人如南科給事中
曾筠等以其資深敢言不次叙陞其甄別流品南北各
定所宜除目一下人人稱平方面以上或以儀通問監
舉謁選或經營美缺必當衆發其私竟抑壓示懲每大
計吏治雖憑考語猶跡行履若官常守素為上官所刺
必留之有心險詐干清議雖考無貶辭不曲貸甲辰春

考察外官有一二巧宦竊虛稱擬欲黜之都院不從讚
指而言曰今為公等留此人異日害人誤國陷善類雖
悔無及果如其言讚歷官五十餘年晚荷隆遇翼翼小
心以不欺不怠為主子孫祇嚴訓閉門息囂無敢以私
入僕從穿短衣如農家裝士大夫美其家法平生寡欲
年七十猶作細楷閱經史典籍老而不倦所著有松臯
集續集諸史私論五經臆說諸曹奏議卒七十六贈少
師謚文簡論襄毅公第八子初奉使餉榆林邊士氣勃

勃自負直將長驅沙漠封狼居胥在禮部奉詔進九邊圖論世宗嘉納之會邊事起南京交薦論材可備緩急會推京兆撫臣署居次上曰是嘗上圖論者遂進僉都撫薊州上備邊十二事士氣一新白通事進犯黃崖口襲殺守備大掠而去論督將士設伏出奇斬白通事及首級四十捷聞進右副都御史以勞致疾請告歸庚戌復大入薄郊關廷臣薦論可屬大事上覆閱圖論驗其早見亟召論分宜故不可羈闕下踰年得命出撫山西

夷人犯柞子塢不得入乃伺大同龍鬚墩集精銳邀擊之夷挫復入親援桴鼓護軍血戰以捷聞進兵部右侍郎雲中兵亂殺副將檄至申令誓師吾將世受國恩直將奉不肖之驅以徇爾曹超距之日久矣寧避疆場而就市曹意懇辭嚴亡不人人感奮妖民呂鶴引寇入犯決筭擒鶴斬之獻馘者四十餘黨旋馬西向既敗之紫塞八角堡追襲俘馘百七十有奇詔進兵部尚書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諳達大舉四十萬寇山西分部發兵

遣輕騎搗其穴據險設伏夜出銳師破其營諳達死傷
分崩不可勝紀已復犯龍門火石嶺勒標兵尾擊之至
響水鋪出其不意令死士持刀斧乘夜所營所觸糜爛
俘馘者五百三十詔加太子太保再廕一子世襲正千
戶上益多其伐召入為兵部尚書上平倭九事主眷雖
隆功多招忌憾者日索癰摘瑕遂罷丙寅冬十月自理
喪具端坐而終年七十二論故于文事優率以用武顯
終始邦政身繫邊圉安危者三十餘年以首功計者二

萬三千降者二千酋長旗纛車馬器械以鹵獲計者三萬五百脩築邊牆以里計者四千墩堡以座計者三千人言襄毅之有恭襄猶絳侯之有條侯驃姚之有冠軍也穆考即位詔復故秩謚恭襄諭祭九壇遣中書劉天衢營塋

野史氏曰許氏一門何多奇也予髫年知靈寶許氏一門三尚書如僅以三尚書為奇則古今尚書多矣或湮沒無聞或穢污遺臭者豈少哉襄毅父子貞忠

勁節同德同心生平受逆奄直瑾輩之屈折挫辱者
不知凡幾而節愈峻骨愈勁也險亦常危亦安故功
成而學著經濟學術忠節公以一堂兼備之迥乎不
可及矣公嘗讓雍泰已官語人曰吾西望有二高一
為華山一為雍世隆耳吾服公之推賢

張尚書泰

泰字世亨祥符人成化戊戌進士初令鄒縣政尚仁恕
六載績聞召補省臺適罹內外艱服闋拜陝西道御史

兼河東鹽課有勢要撓法為奸上疏劾去之嗣按蘓江
憲度峻整豪強歛跡轉陝西按察司副使踰四年轉按
察使尋轉布政老成練達士論歸之未幾擢右副都御
史巡撫陝西陝西之地宦游最久熟知利病乃掇軍民
困苦者十餘事嚴列條約刊布郡邑踰年改大理寺卿
時逆瑾用事以剛直觸忤免歸瑾誅復起為刑部左侍
郎開府固原總制三邊軍務感上知遇拜命即行至鎮
則選易將官振厲士氣一新攻守之具疏凡百數十上

皆見嘉納奏捷者十有二璽書褒獎盡心籌邊寢食靡寧竟以勞瘁成疾亟上疏乞骸歸命未下而卒得年六十有一訃聞賜塋祭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子炤以功廕錦衣千戶泰沉毅有大畧平生不立崖岸與人交坦直無偽善飲酒多而不亂三邊將士猶有能道其經畧之蹟者

野史氏曰公到處有實政至經畧三邊疏百數十上奏捷者十有二贈廕塋祭恩禮隆備厥功偉矣雖未

覩其謨烈之全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猶令人深企慕之思

李叅政景繁

景繁字邦泰儀封人也幼而好學器度不羣治朱氏詩成化五年舉進士授陝西三原知縣三原多大商鬻販淮揚間貲累數萬每婚喪費千金景繁禁之使如制逋民歸者復其田廬死者給以棺居數年稍遷太僕寺丞改工部營繕主事二十三年遷虞衡員外郎尋轉都水

郎中管漕河時漕塞自淮入儀真凡三百里舟膠不行
有詔命都御史暨郎中治景繁獨任之募夫八萬人初
濬邵伯湖橋子橋三汊河廣皆六尺次濬廣陵驛東廣
倍于三汊次濬朴樹灣廣三倍於初次濬儀真瓜州二
壩廣倍于朴樹者三深于舊者各五景繁行瓜州堤上
見東南多沮洳區問土人此何所也曰江潮之匯也景
繁導之自古剗港入劉家灣入漕渠曰今漕渠非得巨
流濟之舟終不可行值江潮時開壩閘恣江北走已即

塞之天復大雨漕事成矣土人曰河亢而江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倒流入江漕渠益淺都御史而下咸謂李策非善景繁曰江水故平潮至則悍激耳潮退水亦易制也遂下令有司具土暨石潮至大決壩閘江水奔漕水聲洶洶如雷景繁乃塞壩閱數日會大雨漕渠水瀾瀾襄岸舟乃大行河經徐州盪州將嚙居人震恐景繁又作石堤河不能為害弘治六年遷山西右叅議理儲景繁行塞上十年而餉運不缺擢四川右叅政以疾乞

致仕歸

李知州愚

愚字克明蘭陽人也弱冠舉於鄉授澧州知州以禮讓
喻俗不規規于簿書期會之間一郡盡化之成化七年
茅岡宣慰等土夷乘劉千金之亂出沒剽掠每過州境
戒戢儕類勿有所犯其感草強暴類此州俗女子年踰
三十始嫁愚檄屬邑俱宜依期婚娶其貧不能舉亦宜
設法貲資一歲完聚者二千餘家巡撫都御史吳琛聞

之以束帛勞異懼外艱歸服闋改知晉州值歲凶愚賑
饑恤匱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乃上疏其畧曰今
陛下致治之道至矣救災之法密矣而水旱屢見者何
也或者宮人未節而天意有在于此未可知也臣聞男
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一有拂鬱
則憤懣之氣必干天和昔一婦含冤三年不雨矧多于
此者乎考之春秋傳曰大水者陰氣盛也若今歲雨水
為害或以陰氣使然耳嘗觀唐史太宗因旱出宮女三

千人我朝英宗皇帝即位之初亦出宮女三百七十人此其驗也伏望陛下援古人已行之蹟酌今日時制之宜稽察宮女年貌老弱量為酌減務使在內在外人人得所則陰陽氣和神人胥悅而天變可回水旱自弭是陛下大造之仁徧浹海內國家太平之福亦永保無疆矣疏入純皇震怒逮繫京師已而感悟詔釋愚出宮女五百餘人愚既還職益自振勵會妖賊桑冲作亂愚以計擒之上嘉其能特令榜諭後數年致仕歸子鉉內黃

知縣愚卒六十餘年提學副使朱大器始祀于鄉賢祠

喬叅議縉

縉字廷儀洛陽人也少穎敏學士薛瑄見而奇之授以毛詩及太極西銘諸書成化八年登進士尋以家艱歸服闋授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原初漕由魚臺至臨清得洸汶泗沂四水其地復有泉百七十餘道會于四水而分流于漕渠為牐凡三十有六設守津吏以司啟閉為淺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䟽治然歲遠法弛諸

泉湮塞或為豪宦侵匿漕運屢屢告艱縉行郡得湮塞
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百餘泉會于四水
漕運大濟工部以績奏改兵部職方又二年遷員外郎
弘治四年出補四川布政司叅議時馬湖府知府安鰲
殺叙南衛千戶曹明奏檄數下鰲賂當路獄久不具縉
至一訊即服未幾貴州苗蠻叛焚掠州縣命都御史鄧
廷瓚帥三省兵討之以縉督餉苗誅有文綺寶鏹之賜
久之縉不調仍坐治泉之故縉知有怨者遂上疏乞歸

年七十二卒所著性理解惑河南郡志及族譜若干卷

高知府鑑

鑑字克明太康人也曾大父智官草除間為副千戶永樂初謫戍信陽子孫遂家焉鑑年十一時與羣兒戲釣于學宮池上曰我釣鰲亦如此爾指揮劉宗異之舉于提學副使陳選收為弟子員成化十一年舉進士授武選主事時崇王請置守備汝寧大司馬以信陽已置守備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屬議鑑進曰事不難移信陽

守備置汝寧俾兼視信陽則事攝而官可不重置大司馬喜曰主事議便于是常引與計事稱之曰我益友也鑑仕官既聞時有所憤切乃言事忤中貴人中貴人注其名屏上卒以他事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鎮遠為都御史錢鉞所重時客以邊務洞夷有相讐者使鑑輯之不服鑑乃夜徙居他山虛設供帳故所遲明往卧榻已碎鑑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弘治改元移山東青州明年遷鎮江同知嘗署郡事會日本

使臣過以詩獻鑑和答立就使臣俛首嘆伏曰中國詩人也亡何自鎮江遷夔州知府致仕歸年六十七卒鑑善談辨曉音律有鐵溪集若干卷

野史氏曰公以忤璫被逮而謫直矣然作事妙有機權直而不板

胡僉事瀛

瀛字孟登羅山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明敏廉介初授浙江餘姚知縣是時日本夷來朝騷動隣邑瀛備之堅

益市瓦器實魚菜餅糗至即人與之數器夷得飽殊懽
已輒就道縣得無擾歲饑盡發廩以賑猶勿給乃節量
溫飽令饑民傭食其家多所全活因奏免田租已賜之
半復為請諸折所勿免者又許之時監儲督折銀急甚
瀛弗徵坐罰俸又勿徵其明年秋成始下令民輸去年
折銀皆競入且曰勿復累我侯也民爭燭湖水利積年
不決至集衆逞兵瀛乃為塘分其湖水均其灌漑爭遂
解息瀛去數年以憂去百姓思之為立碑紀德服闋改

武進尋擢南京戶部主事遷員外郎以忤權貴謫興國同知遷本州知州復遷浙江按察僉事瀛自度與時不合遂致仕歸其在武進興國皆有惠政歷三地吏民俱為樹碑建祠子止呂楠榜進士仕至監察御史

李恭簡鉞

附子御史惠

鉞字虔甫祥符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御史巡視中城權貴家有奸法者繩之不少貸理河東鹽政國課用饒改浙江道覆刷京畿文卷時羣閹竊柄濁亂國紀會疏劾

之乞盡除去辭旨抗直瑾惡之誣以他事罰米五百石
輸邊尋轉鞏昌知府莅政寬簡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值
劇盜方四等嘯聚掠劫全蜀繹騷巡撫都御史林俊屬
以督勦所向克捷斬首萬餘捷聞璽書獎勵賜金帛加
俸一級擢陝西按察使持憲嚴明獄無停滯未幾遽超
右僉都巡撫山西兼提督雁門等關自陝入晉道經河
東父老羅拜曰我公來矣先是守臣侵漁邊儲士卒嗟
怨至則墜草風弊將士樂為之用丙子秋寇入宣府出

白羊口南牧鉞度宣大擁重兵寇必不利移檄山西岢嵐五臺諸郡宜亟為之備果犯岢嵐密授之筭斬首百五十級獲馬千餘匹上嘉其功賜璽書金帛再加俸一級時中官欲攘為己功改捷大同鉞不之辨而給事中潘埴為之不平乃倡言于朝士論益重之是歲山西有內寇武廷章等荼毒地方勒兵勦之旬日蕩平詔加俸如前鉞懇辭且請老溫旨慰留丁丑擢兵部侍郎掌部事奉詔裁革武臣抑僥倖汰冒濫武選肅清嘉靖壬午

復寇西陲號十萬飛檄告急遂以兵侍兼僉都行邊馳
至固原敵勢方熾進薄城櫓時援兵未集乃下令大開
諸營門敵疑有備不敢逼用火炮擊之遂引去詔總制
三邊事務申明紀律增築墩堡廣儲蓄選壯勇軍聲大
振寇復深入平涼涇州縱兵大掠人懷疑懼鉞曰此成
擒耳密命遊擊將軍時臣周尚文等分伏要害斷其歸
路我軍大捷斬首百八十級獲牛羊萬計諸將入賀鉞
曰汝知賀寧知憂乎敵性狠鬪既失利必憤憤而復來

延綏諸路宜有備果寇延綏復發兵邀擊之斬首百餘級或請以捷聞曰偶勝耳惡足為功鎮巡奏捷璽書嘉之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未幾召還掌院旋拜兵部尚書侍經筵提督十二團營脩明戎政凡邊報警急必審度事勢指示方畧不求近功不徼小利尤注意邊將務在得人請謁無所容時部事叢委文移旁午皆手自裁削過勞疾作數乞骸骨遣使存問命馳驛還竟不起上輟朝追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惠字德卿恭簡公鉞之子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值車駕南狩惠抗疏諫止上怒廷杖卒嘉靖初贈監察御史子升以廕仕至姚安知府

野史氏曰公初遭逆瑾之毒風采已著而到處立功事無棘手此經濟長才也至中貴攘功而不之辨延綏之捷曰偶勝耳惡足為功更見大臣德量子以諫死可稱元宗

蔡侍郎天祐

天祐字承之睢州人弘治乙丑進士以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蹇諤自持封駁無避忤權貴出為閩臬僉事會江西盜起朝議以閩兵協勦往平之轉山東憲副守遼陽按部所至弊絕風清值歲歉多方節縮活饑民萬餘又闢海道圩田數萬頃民奠其業名曰蔡公田濟南龍山惡少嘯聚為亂勢甚洶洶分兵勦之搗其穴淄川盜起劫掠鄉邑捕獲其魁坐以法餘黨悉散遷山西按察使雲中五堡軍亂殺撫臣事聞進右僉都御史即日就

道至集亂軍諭以恩威衆始奮會桂總兵朱密率家衆
誅亂者十餘人衆攻圍其家幾為所害冒白刃救之得
解廉其首惡者四人正法餘孽度不自容夜焚朱總兵
宅天祐下令懸賞示之火遂撲滅人心少定及督餉主
事至羣心自危復起亂上震怒命胡侍郎帥兵討之衆
赴天祐前泣求救乃示以早圖自獻或可逭誅衆皆嚮
應獻元惡十餘人傳首以示脅從者宥之帖然無復反
側天祐遂請班師詔下凱旋人心益安上優詔答之進

右副都御史有彩幣白金之賜旋進兵部左侍郎行日
民為罷市哭聲震野且送且留者三百餘里已而為權
倖所忌以事中之懇求退避疏三上乃俞閉門以詩酒
自娛教授生徒課子力學而憂國之心未嘗少忘再起
至中途以疾辭荷溫旨許暫回調理明年不起卒

徐尚寶自得

自得杞縣人嘉靖辛丑進士為兵科時叛兵擁衆戕殺
諸廷扶餘三衛諸部內避乞給衣畊具乃上言諾延三

衛風稱崛強一旦遭破殘之慘既不敵于彼將必窺利
于我挺而走險急何能擇勢固然耳迤北之性多強悍
既飽而驕饕餮貪無厭且諾延既破撤我藩籬何所顧忌
超超而不內犯哉宜申飭邊備繕墩廣偵以觀未萌之
釁已而卑辭求貢覲緩我邊防以圖大舉廟謨將許之
廷臣明知其詐而陰闕上指所嚮觀望莫敢發抗疏言
勿許便疏入五日不報同列疑之命下則大見采納他
日有以吏垣協理請者疏未及也特批曰徐某乃知上

默識其名固將大用之矣河決曹縣防河使請開趙皮寨孫家渡以殺水勢特遣侍郎吳鵬都御史魯鈞董其役上書極陳關係祖陵周藩至急乃不果開晉尚寶司少卿起家三紀立朝莅官甫四年餘皆優游泉石之日也至孝性生詩尚典雅不驚纖靡文爾雅有則一洗鈎棘所著有苦中踏墊二稿京華集京華續集大游子樂府二冊藏於家

劉尚書自強

自強字體乾扶溝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文選時分宜子
世蕃以鬻爵干請峻拒不納蕃深銜之亡何補陝西叅
議遷山西副使甫蒞任悍卒王慶率衆以夜畔城中大
駭自強知慶有嬖妾選勇士伏旁舍待慶果來携擎輒
斬其首以殉餘黨瓦解按察陝西苦旱城中無水自強
相舍旁當有泉鑿之泉源涌出一郡饒給居人神之名
曰劉公井遷湖廣布政民苦饑出羨金賑之所全活甚
衆巡撫四川寇黃中負險猾驚奉勅會湖湘兵討之屬

妖人蔡伯貫乘間嘯聚鹵掠郡縣勢張甚自強策曰黃中穴鼠耳直以泥丸封之伯貫出柙虎也可急擊勿失輒移師攻貫一鼓殲焉已回兵向中中大怖乃所據牛欄坪者險絕其中夜當道垂巨索屬鈴百餘勁卒更番守鈴索一動礮石交下人無得免者乃斬木百章為雲梯陽攻之微察山旁側有少罅督將士夜銜枚上鉦鼓並作呼聲震岩谷中賊黨戰慄莫知所出以為自天而下也不戰而潰提聞賜文綺白金羊酒勞之歷戶兵刑

三部尚書老成持大體無出其右者精敏果毅人不敢
撓其法在南部時一尚書以事囑其隸人無狀怒曰賊
吏敢爾耶起奮擊仆其隸人都人語云尚書駐輿臺僵
矯矯劉公洵自強

野史氏曰此生活得十人命安心不向世外走三公
固方正之品而經世理務其才皆優雖未得盡展其
蘊皆足見一班矣故並傳之

王襄毅邦瑞

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正德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兵部尚書識量弘遠視天下事無不可為應機立斷而張弛必中性喜觀史道及古今之務典禮法制兵賦沿革繁畧之變歷歷如指掌其為文能發心所欲言初以材選儲禁林迨守三州歷遷藩督學政撫邊陲晉卿貳以至尚書為政雖和易坦直至于鈎校欺漏剋剋豪黠又不為一切恩貸如廣德之豪夏某滁州指揮徐某及涇陽之孽令張某者寧迂臺臣之意雖三反不為移判故所

至肅然憚而去後則復見思自少倜儻負奇總卯為諸
生屬山東盜起即上安勦十四事河南守喈曰異哉洛
陽少年迺爾奇絕耶及兵備固原屬松石劉公視西師
劉固偉人見則大加器重每事朝夕諮詢時涇邠巨盜
李孟春等流劫河東西莫之撓也至則芟夷之無遺類
民用大靖初以文行吏治有名其以武畧顯自茲始迨
撫寧夏益著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寇烽火貫四時歲
為常內治既嚴又能招攜叛黨剋彼中事甚悉每先事

而備常乘間一入輒失利斬其部長而去不敢近塞者
終在任之日西人語保障功多稱之故庚戌之變衆籍
籍恃以為重云卒年六十有七贈少保謚襄毅子正國
給事中以諫擢通政司叅議

野史氏曰公初以文吏稱而後以武畧顯則文經武
緯原非二事能于源頭處理會則天下事誠無一不
可為

高文襄拱

拱號中玄新鄭人資稟穎異多讀書能文章志在經世
不沾沾以訓詁為也嘉靖辛丑進士由庶吉士擢禮部
尚書丙寅與郭朴同入閣叅預機務穆廟初御以拱舊
為講官加恩太子太保具疏辭不允拱與徐華亭同在
政府因人言開釁朝論遂多指摘拱稱病乞休疏屢上
上恩禮有加拱終不出上知不可留乃報許命馳驛還
鄉調治仍賜白金文綺遣行人護送已巳上念青宮恩
以少師起入內閣出管吏部職業崇于中書體統尊於

公孤儼然周宰相上矣拱凡有條奏皆蒙上褒嘉允
行詔先帝時建言被遣者毋得概行卹錄公言人臣歸
過先帝反其所為以行已之私臆恐天下之人直以悖
逆為當然願下閣臣議諭告天下以醒久迷之人心以
開久塗之耳目疏入上曰大體斷自皇考諫者本屬有
罪其他建言亦豈皆無罪者今乃不加甄別盡行卹錄
何以仰慰在天之靈覽卿奏具見忠悃諸陳乞并罷請
與都察院同考京官上是之科道官素行不謹者九人

浮踪淺露者八人才力不及者十人俱黜降如例壬申
五月上疾大漸召拱及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
囑託甚至蓋自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也萬歷元
年乞致仕許之萬歷六年卒于里命復其家予祭葬諡
文襄

野史氏曰中玄居政府毀譽叅焉說者曰初扼于華
亭罷去無一人祖道者後江陵忌居其上故其私人
多出力以擠之夫同在中書同寅協恭尚已撫謙自

下不敢以才智先人其庶幾乎不然相傾相軋勢所
必至況二公俱負才予知者乎公于諸邊情形無不
熟諳而洞悉之故邊人遇事來請公輒為指示方畧
政府不諳邊務而邊人能立功于外者難矣

周總制詠

詠字思養延津人嘉靖壬戌進士初授衛縣知縣下車
數延見三老問所疾苦諸供億徵索度可已者已之否
者釐正之務與民休息三載以特最擢監察御史獨持

風紀臺綱倚以為重丙寅出按宣大條上備邊封事戊辰按山東尋典庚午試所取皆知名士丁內艱癸酉服除時江陵柄國欲詠按其鄉趣同僚勸駕詠故緩其行度後期乃至已竟不及其禍甲戌巡視京營清隱占汰羸弱勤訓練諸弁惴惴奉約束已從京畿刷卷風采益著乙亥擢大理寺丞丙子陞左少卿丁丑推遼東巡撫至則稽屯田故籍益出贖錢募民墾田一千四百餘頃躬歷諸要害築臺垣七十餘所而又為之廣積貯倍行

糧一行旌旗壁壘皆變未幾拜少司馬加秩一等壬午
進左都御史總督薊遼昌保諸邊事治薊門一如治遼
法時有行邊使者以意氣加詠詠不為下且蜚語具狀
劾詠他部將畏使者焦赫稍稍引避去詠念無可共功
者嘆曰吾老矣願乞骸骨歸章再上得允卒於家

中州人物考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州人物考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棻

謄錄監生臣官懋斌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人物考卷三

容城孫奇逢撰

忠節

鐵尚書鉉

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
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
當上屬鉉立決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陞
山東叅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

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叅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候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郭布政革書生大叅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

有聞義而起者大叅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平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卒苦述賊賡

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建文君以却敵之賞
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叅盛庸軍務賜金幣誥
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餽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
動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
憤欲自裁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
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
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康安先
卒父仲明年八十三母薛俱置海南

野史氏曰遜國一案諸臣之蒙顯戮者前榜續榜雖止五十一人而下賞格令綁縛來京以慘死者不知幾千百人也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棄去二百九十有一人至雪菴和尚河西傭補鍋匠等潛踪秘跡接踵遜去者又不知幾千百人也此見高皇培植之厚鼓舞方殷故轉盼間即食忠臣之報為從前所未有天道不爽豈待問哉雖然家庭骨肉之間而慘殺至此高皇寧不有恫心乎說者曰方鐵諸公早自裁于

文皇初到金川門之日免得令人涕泪千古

逮鎮撫德山

德山汝陽人少負大志國初屢從征伐以功授管軍鎮撫癸卯秋上討偽漢德山大戰于鄱陽湖以死甲辰夏上舉報功典命有司建忠臣祠同韓成等三十六人祀于康郎山贈德山武節將軍驍騎尉封汝陽縣子

王千戶鳳顯

鳳顯羅山人初授管軍千戶從上征討多所克捷癸卯

秋與偽漢友諒戰死于鄱陽湖甲辰夏命有司建祠祀之贈鳳顯武節將軍驍騎尉封羅山縣子

王侍郎良

良字天性一字文信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江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建文君遜位大慟九月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妻曰我何難君為男子乃為

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幼子歛歛如廁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即列薪于戶寓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上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燧私識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水鑑亭為祠祀良

野史氏曰公之躊躇未決者所以令其妻之自決也

而妻果明決至此死生倉卒之際而義理分明從容就義又為幼子思存匿之所當是時夫婦之死各慊其心此便是朝聞夕可着一毫勉強不得陳燧談及流涕亦人心之同然也

侯尚書泰

泰字順德南陽人累官刑部尚書靖難師起泰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五月復運糧至淮安時京師已告急矣六月赴京師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

戮弟敬祖子玘尋亦坐死

邊侍郎昇

昇榮澤人洪武初以明經貢入禮部累官兵部侍郎有
氣節多技能文皇初渡江昇率兵拒之殊死戰及敗被
獲語不屈上怒命左右殛之

薛大理巖

巖陝州閿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治才口辯洪武間為鎮
江知府多惠政累官大理寺少卿建文初特見信任辛

已閏三月兵屢敗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巖齋至北軍又作宣諭文數百言刊印千紙付巖密付諸將士使歸心巖見文皇曰殿下且釋甲謁孝陵即暮下令旋師文皇叱其給已左右欲兵之文皇曰此天子命使也釋之而其謀不行及內難平免巖死謫廣西永樂初安南國王為黎季犛所弑其孫陳天平自老撾來歸季犛子蒼請還君之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送歸國中舉巖為輔行至芹站伏發刼天平去巖亦被擄自經

而死

傳給事安

安字志道太康人也以縣吏起家歷四夷館通事舍人
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轉兵科給事中明年復遷
禮科都給事中永樂初時西域賽瑪爾堪弗賓上遣安
持節往使至其國以順逆禍福諭之賽瑪爾堪酋長負
固不服且諷安使降安曰吾天朝使臣可從汝反耶酋
長怒因羈留域庭凡十三年艱苦備嘗志節益勵酋長

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國因獻名馬珠玉以謝自是
王貢遂通安既歸以老病不能任事懇乞骸骨上憫之
賜一品服致仕仍令有司月給米十二石輿夫八人宣
德四年卒于家上遣官諭祭仍命有司治喪事墓在朱
仙鎮岳廟後初安之使西域也方壯齡比歸鬚眉盡白
同行御史姚臣太監劉惟俱物故官軍千五百人而生
還者十有七人而已安卒後子霖舉賢良方正任錦衣
衛經歷

趙郎中敏

敏字子聰汝陽人也大父好德洪武間官至吏部尚書
嘗召與四輔官內黃何顯周等內殿坐論治道上悅命
畫工圖其像又賜衣一襲及誥命以示褒異父毅永樂
初以薦授工科都給事中累遷工部右侍郎兼詹事府
少詹事奉使交趾卒于途敏少英毅善屬文復工書翰
同儕皆以為弗及年二十餘舉于鄉授兵部主事正統
九年邊寇不靖據麓川以叛上遣兵部尚書王驥率京

營及四省軍往征敏與叅謀事寧轉吏部郎中十四年秋額森入寇中人王振勸上親征敏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諫止不聽敏遂扈從出居庸關八月十四日師次宣府敵報踵至兵部尚書鄭瑄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瑄請還又不許會日暮風沙起敵四面集矢下如雨須臾師覆及風止不知車駕所在衆欲歸敏曰昔嵇紹蕩陰之事諸君獨不聞邪今君有難臣當誓死以赴乃易服躍馬

而北陷于陣死焉景泰元年贈敏奉直大夫蔭子遵為國子生

李光祿可登

可登字思善輝縣人父文泰舉人官奉議大夫以孝稱可登中弘治甲子鄉試官兵部司務嘉靖三年因議大禮忤旨廷杖卒隆慶改元詔褒其忠贈光祿寺少卿

野史氏曰甚矣議事之不可過激也如世宗繼統之事遺詔不言繼嗣而諸臣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

孝宗皇帝必以繼嗣爭論退不從下學士豐熙給事
張昫于獄而楊慎王元正等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
皆哭聲震闕帝大怒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
詔獄併何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為首者戍
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扑責病創死者十有九
人楊慎等竟死戍所意從古無無理之事諸臣皆一
時正人祇緣以過激作忠遂使君父亦以過激失禮
此豈小失愚謂大臣定國是須平情知學着不得一

毫憤激

李按察情

情字宗善靈寶人弘治六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倖逆瑾銜之謫驛丞瑾誅起僉事陞江西副使姚源洞賊王察等叛情率兵討之竟為賊所殺事聞贈按察使錄一子入監賜祭于家時登封李錫為主簿尉氏馬聰為照磨同死于難

野史氏曰宗善初以忤瑾而謫官既以勦賊而致命

其人之忠節可見矣

許忠節達

達字汝登固始人長身巨口猿臂燕頤沈靜有謀畧正德三年進士初為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達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梃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可誰何

達每繫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燧先發後聞燧以為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竒達凡規防機宜悉與達議宸濠反達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濠並縛達達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燧與達出達顧燧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推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達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即為位易服哭人怪問故

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立祠祀遼官其子場錦衣百戶進正千戶世襲

野史氏曰三人做好事予童而聞此言長交四方士樂陵人為余談禦賊智畧固始人為予談立身風節其死逆藩也罵不絕口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推抑令跪竟不得烈矣哉孫許之死事文成之成事各做一事乃共成其事故曰三人做好事

王光祿冕

冕字服周洛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初授萬安令踰年宸濠叛所過屠燒無孑遺郡縣長吏望風潛走冕聞變即奮募義勇得死士數千人會都御史王守仁率兵至冕以衆從時我軍已復南昌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兩軍相拒濠盡金帛犒士殊死戰自晨至午我兵不利守仁憂之俄而風順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實葦于中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乘風舉火濠兵大驚遂潰敗焚溺

死者無算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冕追及濠投水水
淺濠不死遂并宮女執之檻送京師伏誅嘉靖初論封
封守仁新建伯其下爵賞有差而冕仍知萬安縣久之
遷兵部主事命守山海關甫五旬妖卒作亂侍吏欲拽
冕趨避冕曰不可吾有親在乃急趨母所執兵以衛賊
至執之以刃脇之不從遂見害守臣疏聞詔贈光祿寺
少卿命有司建祠祀之子西星舉鄉試第一

野史氏曰公以縣令佐陽明擒濠功最大而酬爵不

卷三
及復惜其死小盜手因錄其功遂予之節

任太僕賢

賢裕州人以母喪家居正德八年六月適流賊至同知
郁采請協心拒守賢與采共招集鄉兵三千人登城拒
守城陷罵賊不屈遂遇害一家死者十三人巡按御史
覈實以聞贈太僕寺少卿予祭墓廕一子為國子生

劉尚寶校

校字宗夏鄆城人也幼篤慈稍長嗜學無間晝夜以孝

友信義自勵母安人訓之嚴甚意少拂必跪請移時乃已處弟棧朴無私藏一日奴留牙筋一束于寢驚曰此離析漸也笞出之正德六年舉進士明年授刑部主事迎父就養京邸至定州卒校即跣奔抱屍一哀而絕已稍蘇見面目有塵飮拭之奉其喪歸塋服闋仍補主事校在刑部決獄明允不以上官之意向改法上官雖不悅亦不能軒輊也十四年毅皇南巡校與郎中倖原明輩進諫語切直亡諱上怒罰跪門五日已復杖之奪俸

六月越二日校卒是為四月辛酉也年四十有三初僚友具疏草子元妻年十一侍側閱之校叱曰遠之豈汝所知及跪或有憂色校朗誦文忠烈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竦然及杖將斃乃仰天大譁以不及見母為恨且顧元妻曰善繼我志善事若大母與母元妻痛苦號譁復張目叱之曰若讀書固不多豈不知事君能致其身邪語畢而逝世宗即位追獎諫者校贈奉議大夫尚寶寺卿遣官諭祭于家錄元妻為國子生

劉主事珏

珏汲縣人貢士刑部照磨武廟將南巡珏連疏伏闕諫止上大怒令同諫者跪于午門五日因下獄廷杖卒車駕亦不果出世皇嗣位詔贈刑部主事命有司諭祭廕其子鉞為太學生以旌其忠

野史氏曰時被杖諸臣立斃杖下者十有一人雖閣焰愈張而士氣益振然國家之元氣寧堪此幾番銷鑠哉嘗按武宗之南幸也時寧藩異謀已著內外咸

以為憂脩擬舒芬等疏入以次部寺並連名疏諫上大怒召舒芬張衍慶姜龍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下午黃輦陸震等六人于錦衣衛獄又下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于獄俱罰跪五日京師陰霾晝晦金吾指揮張英肉袒露刃以死諫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死者十一人二公與焉

黃太常綰

綰字公綬息縣人進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十四年上將
南幸綰同衆伏闕叩諫廷杖三十罰跪門五日得不死
遷本部郎中恤刑江西多所全活因執法議獄忤權貴
人出守紹興竟被逮紹人哭聲振野醵金錢為贈綰選
二錢至今清江有二錢太守之謠下詔獄卒諸薦紳為
棺殮以歸隆慶元年詔贈太常少卿命有司立祠春秋
祀

王尚寶正志

正志河南人任富平知縣萬曆二十八年因忤論稅監被逮拷問斃于獄左都御史鄒元標吏部尚書張問達等題覆贈尚寶司少卿

野史氏曰黃太常以諫南巡廷杖跪門不死竟以忤權貴死詔獄可謂薑桂之性老而彌辣者矣王尚寶亦以忤稅監死詔獄閹焰雖張而公之氣已振君子之節終不為小人奪正氣固常在天地間也

時知縣植

植字良材通許人也父傑知州大父泰布政使植儀觀
瓌偉少以志節自負僉事賈定器其才以女妻之顧數
試不第入粟補國子生居常感激欲奮拔樹功名以見
于世正德六年春授四川梁山主簿潔身惠民聲稱籍
籍時蜀寇方四北畧漢中東窺鄖襄西薄重慶巡撫都
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饟數加獎諭會知縣闕
且逋賊出沒隣境遣植還至則增陴浚隍廣儲待募勇
敢泣盟于戎曰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賊醜乃敢厲

民違天天必厭禍吾儕協心共濟進畀退誅懷貳者斬
以殉人皆震駭罔不用命十一月二十八日賊薄境植
先伏銳卒于多喜山扼險要自營于蟠龍溪犄角以應
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餘遁去慮其復
至乃于城周塹原紮石起戰樓于城上躬擐甲胄指使
戰守屹為保障遣使請兵于俊賊騎旁午于道不能達
方四南攻忠州憤敗于梁也退合陳二兵復北寇十一
月二十一日趨城下植繫印于肘誓與存亡率衆死守

梁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而南則義官魯明守之方寇進攻植命礮弩交下遂少卻抵暮寇營于石馬山越四日南城墉墮圯曾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遣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乃憑堽墉率諸吏卒固守又二日方寇分翼夾攻復督壯士五百出墉力戰殺數百賊蹀血波道陳寇繼進悉衆合圍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執置寵于地曰吾不忍汝生為人奴死于人手欲

刃之賊遽抱子奪刃褫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
植蒞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力
殫矣汝獨不聞檻藍廷瑞于京師磔鄔本恕于襄陽乎
汝猶敢乃爾我奮殺汝而反見執辱及有位灼何畏耶
方寇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
圖富貴植瞪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顧印
在肘奪弗與因并斫其首以死時年四十有七方寇以
子昇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賈氏

在官解聞植既執經于別室賊至縱火大劫女九歲哀
母死趨火就焚方寇入城令所部敢有殺主簿家族者
斬卒其實告寇嗟嘆久之仍令撲其火而所經室歸然
獨存越二日援軍始至植姪孫永壽始來解賈氏訪求
植屍初賊退醫秦覃購得之容色不變舁至解同殮焉
歲壬申正月二日也老嫗負子道遇其母偕至覃乃館
穀于家事已巡按御史王綸疏聞詔曰時植贈知縣賈
氏貞烈可嘉女赴火死俱旌表仍廕子寵入監所在給

舟輦歸塋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

王指揮邦直

邦直字國寧磁州人父潺府谷知縣邦直生而駢脇有神力稱王千觔云弱冠補州學已食廩矣而非所好也乃學騎射窮韜畧有求試請纓頸繫單于之志一日遇賊于道發一矢不中中石為之泐賊取矢視如枉駭焉不敢近嘉靖二十一年邊警急詔舉才勇兵科戴夢桂薦邦直于朝命詣大同贊議總督侍郎翁萬達與語甚

權乃延入幕府以國士遇之解衣授食分坐談邊邦直亦願以肝胆相歸踰年番人入寇萬達使邦直同叅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出塞外覘視抵鵲鴿峪窺山上賊數十騎往來邦直感而擊之無子遺者復見山下百餘騎奔焉邦直與鳳謀可悉取殲之後者曰將軍功奇矣可勿逞竟飛騎以往踰谷口數里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餘騎列兩大翼而陣邦直激衆奮勇以矢石急擊而身自引弓射殺賊首賊憤合圍七重戰七日夜邦直

斬級千餘會天雨雪矢石俱盡邦直潰圍而出義兵從者惟王國順一人邦直嘆曰吾與汝等本欲立功沙漠以報主恩不意衆寡不敵損亡殆盡且鳳既亡而吾獨存何顏面入軍門耶策馬復入賊營力竭被害賊固壯之環其尸相視嚙指翌日引退我軍輿其尸而歸自敵營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是役死傷不勝紀邦直之死諸鎮將士知與不知皆盡哀萬達親為文祭之䟽請恤錄擬張世忠故事乞謚立祠與張鳳並祀而以李尚

倫等八人附焉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廕子化熙千戶世襲

野史氏曰良材國寧二公皆諸生耳欲樹功名以自見一簿梁山一贊幕府官微秩卑豈監功立名之地乃竟烈烈而死勲庸未建而節義昭垂以視世之公孤將相湮沒無聞者何如哉

陳同知聞詩

聞詩字庭訓柘城人性純篤舉嘉靖丁酉鄉試以親老

未仕及親歿哀毀骨立人以孝稱癸丑秋劇賊師尚詔
倡亂被執欲屈之不從乃自絕飲食誓以必死至三日
得間自經事聞旌其門贈鳳陽府同知立祠與檢校董
綸并祀

孫副使好古

好古湯陰人以進士官監軍道死奢酋之難其僕尋其
屍于亂軍中始得歸葬事載取節錄義僕內天啟朝贈
大理卿蔭一子衛千戶世襲與祭葬

野史氏曰或有疑任陳二公死盜賊手為小子謂但論應死而死死便重于泰山夫死豈有小大哉設或不死只有俛首從賊耳罵賊而死烈矣乘間而經并孫公疆場殉身亦不辱是皆非苟死者故并傳之

夏太僕之令

之令字宣伯光山縣人萬歷癸丑進士兩任攸縣歙縣令辛酉擢監察御史壬戌巡視內草場時逆璫魏忠賢柄政之令巡視譙呵羣奄羣奄欲毆之之令擣其面而

出忠賢怒嗾管草場中官具疏重處內閣孫承宗曰夏御史素戇三日前撲責首輔胥吏于端門下今若重處是閣中借公行私不如置不問如御史無故毆中人便治御史如中人有弊不容御史巡視而反劾御史豈可偏中人乎小奄入報忠賢怒未釋癸亥以忤璫請告乙丑逆黨卓邁倪文煥構誣獻媚忠賢矯旨逮下詔獄坐贓行撫按嚴追敲吸進解戊辰烈宗御極贈太僕寺卿廕子賜祭墓給贓銀五百已已封三代如之令官

蘓考功繼歐

繼歐許州人進士官吏部考功郎逆璫魏忠賢羅織士大夫繼歐里居被逮死之載孫文忠三十五忠詩餘俟考

野史氏曰璫賢竊政慘死諸臣載各不同孫文忠有三十五忠詩鹿忠節叙同難錄止十九人追贈三代誥命黃石齋西湖兩朝節義碑只載十七人其餘紀者紛紛而夏御史之名莫或有遺焉蘓考功死事

孫文忠載甚真兩公之死當善惡倒置縉紳喪節時
寧直為兩河砥柱而已哉說者曰逆賢之禍更慘于
瑾則明之亡也不于逆闖陷神京之日而于諸賢駢
首就戮之日則元氣之斲削也盡矣

李通政夢辰

夢辰字元居睢州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官通政使壬午
家居逆闖破睢州公正色不屈逆闖知其賢具酌延之
有一紳舉杯將飲公厲聲曰賊酒可飲乎羣賊欲兵之

闖云我知汝賢不忍殺汝何為不知命也公曰早賜一劍乃見相知夜半遂自經而死

野史氏曰予弟奇彥舊客京師雅知公予恨未識其面迄來河朔此中人士為予道公殉義事余益恨昔未得識其面也生平未核第述大節或詳或畧惟據所見所聞殊不以詳畧分優劣也

黃忠烈綱

綱字季侯光州人性直苦學幼讀書東鄉不造城市事

父以孝聞兄弟互相課業絅成天啟壬戌進士初令南宮與民休息丙寅授禮部祠祭主事轉儀郎辛未遷紹興太守越俗競尚靡麗絅敦簡素課士子文除浮詭擢淮海兵憲以丁父艱未任值中州寇亂乙亥冬攻光州圍三晝夜絅守南門東城為賊砲所摧絅率內丁巷戰退至黃毛堰復與賊戰一日男廩生彛如分守東北隅遇害女為潘氏婦聞城破赴水死丁丑起復補蘭州兵憲戊寅冬闖賊擄掠西陲絅招番兵合我軍授方畧以

全師伏山中率千人挑戰賊即合圍綱命舉砲者三伏
兵四起出賊不意斬首四千有奇就撫者二千餘人李
賊敗走僅三百餘騎自寇起多年未有之膚功也捷聞
奉旨紀錄頒賞有差轉洮岷道復轉本省按察使綱無
兵符而識者預為嘆息癸未冬督師孫失利而李賊勢
復猖獗寇潼關陝中郡縣或破或降西安竟屬孤城攻
半月城陷綱方取朝服北拜被李賊縛去百計誘降且
欲重用綱曰我當年恨未斬爾頭使爾敗走今反以偽

爵餌我耶適有井遂以身殉元配恭人王氏先赴水死
以寇據關中屍竟未獲絀死賊嘉之殮以棺令卒看守
事聞皇帝旨下殉難諸臣應有祭葬後優恤死事諸臣
贈絀太常寺卿謚忠烈賜祭葬廕一子

野史氏曰忠烈公生多亮節以一兵憲當李賊全衆
尚能鼓番合師斬首四千餘使兵符在握全秦未必
淪喪豈至肆毒晉豫禍連北畿哉此賈生之所以痛
哭而長太息者也

都叅議任

任字弘若祥符人萬歷癸丑進士歷官榆林叅議值逆
闖攻榆林任戰死性戇直居鄉時諸鄉大夫所習為者
任有所不為人咸以為拘故汲長孺之名歸之丙子官
晉臬時申頒藩國規儀先是晉藩權閹某煽橫輒假名
目欲箝制監司郡縣官時監司官多屈任獨否閹恚之
會規儀朔望監司官當朝王藩闡約任往任據會典朔
望朝王唯都布二司不及按察司者正以明刑肅紀東

府有諸不法事司且得而糾察之故不令與二司同朝
或云閣且以違朝廷制構公矣任曰朝廷之所有我不
敢無朝廷之所無我不敢有揭會典示之閣亦憚畏未
幾巡按御史某構學使袁監司不敢一顧任時與周旋
袁赴部鞠貧無贏資任以三百金遺之以此怒御史坐
計典鑄任級三兵備榆林逆闖陷西安秦郡衛皆風
靡獨榆林不下榆林固多世將家任倡義懲患勵器械
嚴飭捍禦登埤誓死士卒莫不鼓氣向義憑城殺賊幾

萬級賊益奮急攻城城破士卒不降亦不逃巷戰三日
夜積屍塞路血流成渠任死之

野史氏曰逆賊長驅若入無人之境所與爭鋒者獨
榆林與寧武保定耳周遇吉以武帥而當寧武張羅
俊以書生而當保定固各為其難榆林雖強兵勁弩
之區非公倡率其間安能禦數十萬之賊堅守七日
巷戰三日夜不降不逃乎國家三百年培植疆宇而
偏于三地鍾靈異公真烈矣哉公之子曾乞為公立

傳奈生平未核于傳山記公殉義畧撮其大節可概生平矣

毛副使文炳

文炳字夢石鄭州人幼以名節自勵事親以孝聞中天啟丁卯舉人崇禎戊辰進士壽陽榆次兩為縣尹皆以循良著聞擢禮科給事中抗論不回轉蒲州道再轉副使分守冀寧道甲申二月流賊滿太原炳調度拒守晝夜不懈賊百法力攻城上矢石俱盡萬莫能支炳乃北

向拜曰臣力竭矣城陷被執賊知其清正欲官之炳仗義挺身惟求速死強以食以手揮于地賊怒刼之以兵炳引頸就之士民擁門保救賊勸諭再三不忍加害炳罵愈厲賊知其志不可奪乃殺之炳坦然曰成仁取義吾事畢矣妻趙氏妾李氏俱投井死僕戴守經為收殮三屍子兆夢尚幼為賊擄去其弟文燦追營尋獲晉士民念炳德俱義助歸里炳居鄉多懿行嘗輸粟救荒全活億萬人他如焚券助喪捐金脩城約束藩調停地

方利弊一一皆實心任之後以衆論公舉崇祀鄉賢

野史氏曰夢石立身居官未得盡悉然當賊焰方張而孤城自守惟有仗節死義以報君父此間不容髮之會也君子而不仁多因此處不斷

趙布政建極

建極號石帆永寧縣人萬歷己未進士官山西布政逆關陷太原公抗節罵賊碎首刃下疏內稱其節烈如此

馮庠生奮庸

奮庸宜陽縣庠生賦性醇謹聞張信民倡道澠池即負笈率妻子往游隨設科于正學書院訓誥諸生澠庠生半出其門及寇陷澠池為賊所執奮庸以大義責之賊怒命之屈膝奮庸大罵賊遂裂尸至死罵不絕口一門被害所著有觀燈說格物圖說行于世

靳光祿謙吉

謙吉字義箴廬氏人萬曆戊午舉人崇禎癸酉流賊陷廬氏謙吉被執令之跪挺身不屈罵不絕口賊怒殺之

卒年三十八撫按以節聞于朝下詔優恤南渡贈光祿寺丞

野史氏曰公之死人謂其為孝廉也不妨稍為圓通我正謂其為孝廉也豈容不愛節義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斯人之徒與

李舉人毓梁

毓梁字石林孟縣人崇禎壬午舉人逆闖陷京師毓梁聞之即誓死以殉會偽官持檄促之北上拜辭其母遂

自縊而死弔者皆慟其母宋談笑自若以為得死所也
人高其義為建祠

野史氏曰貞女未字閉門待聘惟父母之命是從如
強有力者脅而嫁之貞女不願也與其委順而失身
何如殞身以矢志余于諸君之死或慷慨或從容其
跡不同而較然不欺其志則一焉石林母猶慨然以
成子之志滂母比隆視侃母以功名成其子者尤難
矣

賀副使仲軾

仲軾字景瞻獲嘉人父盛瑞進士歷叅議為膳部郎以清直著軾少而近癡嗜讀無他好幼有羸疾盛瑞憂之居宿于外三年絕葷酒疾得瘳癸卯舉于鄉庚戌成進士筮仕醴泉令以艱歸服除補青浦醴故刁悍軾嚴之以法分校闈中稱得士青浦有投獻之弊軾下令田歸紳士役仍本人弊遂除為海忠介瑞新祠宇禮敬隱逸士陳繼儒任諸要人右庚申陞刑部主事先是盛瑞脩

乾清坤寧兩宮以節省塞漏卮杜請託竟中以考功法
軾上疏據實辨得明遷戶部出守鎮江漕使以船不敷
欲分派諸運船并借口恐有沉溺公曰該并恐妨私貨
耳下令有任洒派餘米即行更領漕使如其言無敢作
梗者先是黔中用兵募鎮并有能運餉至黔酬以衛印
指揮戴天錫往竣而衛并懸印不讓出令者置不問公
力爭曰天下事遇難苦則愚者職其勞遇安逸則狡者
享其利才知之士所以吞聲而天下事卒至不可收拾

寧直為戴弁地耶上官竟不能奪丹陽姜志禮以忤魏
黨罷歸部劄為趙南星招尾後止書姜志禮三字院道
檄令提勘軾曰姜係四品京堂不奉旨誰敢擅提竟不
問院道以利害嚴駁軾曰擇禍莫若守正之不移丁丑
陞陝西西寧道為璫賢私人所銜劾有負廠臣急公之
意鐫級不果行癸酉復起軾武德道御史袁化中死逆
璫久未葬公捐金為襄其事流寇猖獗烈宗避殿撤樂
聖語諄諄軾讀而垂涕作道約諭所屬文武將吏人人

感動及旋里行李蕭然居家課弟姪輩不獨在舉子業
辛巳蝗旱施穀百石全活者數百人居繼母艱閉門著
書翻駁古今成案獨伸胸臆所欲言甲申二月寇氛相
逼所在納款軾不時畫几案上曰人臣大節難虧讀書
貴有實用偽官到縣要軾入城公將帖擲地大怒曰賊
敢見我乎謂弟姪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
一生功力在此吾今得死所後至巨栢莊具衣冠向北
拜闕繼登塋辭祖考復立姪行素之子為嗣孫題壁曰

土崩瓦解到處成風亘古及今未聞此事予幼承父訓
忠孝傳家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
對吾祖考即登樓取酒與弟姪談笑自若復書今日方
知賀景瞻促弟姪下樓扃其戶遂自縊東間北向妻恭
人王氏西向妾李氏張氏王氏俱縊于西以次東向是
日天忽晝晦烈風折木伐屋歷三日夜顏色如生偽官
亦驚嘆羅拜卒年六十五歲所著有栢園初草冬官紀
事春秋歸義八卦等集共八十四卷

野史氏曰余嘗叙列邇來忠臣殞身于魏璫者若而人自楊漣左光斗而下一一可指數也甲申天子死社稷致命遂志者若而人范景文倪元璐而下一一可指數也然楊左諸公被逮下獄范倪諸公國破君亡義不容苟生勢無可逃遁只有一死以報君父而已矣若公者既身在林泉微箕靖獻于身前夷齊稿骸于事後亦無不可乃矢志就義妻妾同殉急遽不遑禮殆與劉宗周同一科是可謂善處死者總之仗

節殉義之臣須具一知中之愚仁中之過方得淋漓足色彼仁柔者悠忽不斷知巧者規避多端一瞬失之終身莫贖從來坐此咎者正自不少公策死之道可謂仁至義盡矣

廬江王

附長子翊樞

王分封懷慶廬江王逆闖破懷慶賊欲令王降王公服端坐大罵曰吾天朝藩王豈降汝逆賊乎不屈死之長子翊樞被逆賊執之北上甲申三月過定興縣之故城

店題自贊附鄉之耆老遂絕粒前途死之贊云國祚頽
傾父子遭刼一死懷陽一死冀北義關忠孝夫復何說
望闕瞻雲淚流襟血天道如此善惡難別孤魂不散侍
君父側骨無人收肝腸痛裂史官有知標我苦節

野史氏曰世子手書得之許生藏之已十四年矣屢
入山屢入水此紙幸存而世子之忠孝大節昭如星
日余來蘓門聞廬江王殉義甚烈而世子復有父風
父子亦賢矣哉特表而出之

劉文正理順

理順號湛露杞縣人彌月而孤母育教甫成童而孝弟
肫肫宗族鄉黨咸嘉尚之弱冠舉于鄉清脩自勵不逐
時趨屢困公車戚友有目其寒者有嗤其老者皆置不
較亦有指困分宅如昔人哀王孫者則識其惠償其直
平仲久敬之誼蓋無忝焉思以一身維係風化綱紀人
倫且誨子學貴為第一流人以為吾受困者在病吾得
力者正在病周程張朱今知所從事矣但云博一第非

所願也甲戌成進士殿試第一除翰林脩撰與劉宗周
金鉉陳龍正作知己交司起居注管理六曹章奏纂脩
大明會典及程子武經七書他人故事而已理順則悉
心討論俾為後日法繼登經筵啟沃獨任多所指陳又
導旨條列俱蒙嘉納至侍講青宮雖對少主倍為莊毅
典試闈中與吳公甘來聲氣孚合一榜稱得人後癸未
同考禮闈甲申同日殉難麗澤之益如此知制誥時不
事麗辭專以矜重端莊為體一日上欲勉勵閣臣閣臣

不便擬勅命制誥者為之理順所擬規戒甚至雅稱上
意遂頒示之是時闖賊盤踞已久理順習知其勢漸薰
灼且知建幟擁旌者不肯實心辦賊徒將無數金錢為
功罪格每切向當事者言而柄非已揅乃嘆曰天下事
不可為矣吾其與國同休乎甲申三月中旬帝且欲死
社稷同鄉諸僚僉商進止理順正色告曰國存與存國
亡與亡古之制也無可商量處乃括俸金并旅邸費共
得百五十金送城上作犒軍需命家僮掘坑數尺為覆

樞地十九日寅時整衣冠入朝期急叩帝作背城一戰而賊已入城矣歸寓有門人傳翰林往謁問所向理順曰既及吾門尚辨得一字無庸多言也送傳出杜門整冠帶袍笏拜謝君親繼配萬安人妻李氏各就縊一子尚幼囑家僮善視乃自讚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裏無愧前賢字字端楷其神不亂又云他日來取吾骸恐沿途有劫發者可暴吾樞示之遂縊死後果為賊發三年矣顏

色如生理順生平積德難以盡述學足濟時惜未柄用耳嘗曰吾願在一日維一日綱常蓋不慚形影不愧屋漏數百年來大有關於氣運也贈正詹事謚文正

野史氏曰公之自讚有云文信踐之吾何不然蓋明以信國自況余亦謂公于信國事有合焉信國以狀元死宋之亡公亦以狀元死明之亡乃信國柄用獨晚議猶謂其志大才疎惟以衣帶數語留正氣于人間若公固心小而才足以有為者未嘗一日得展布

其所學而視死如歸臨終賦詩與成仁取義之旨數
百年同符其于信國何如也公之言曰我于周程張
朱知所從事真當代大儒也哉才識兩合見危授命
理學節義統體一身公之死真不死矣

張忠武侯慶臻

慶臻號鳳華永城縣人惠安伯甲申都城陷全家自焚
死卹贈太師謚忠武進侯

野史氏曰余于甲申殉義諸公心欽惠安伯之烈節

及讀其前世叔暉公傳乃知貽厥孫謀者其由來遠矣先輩種德後嗣立節此段因緣斷不係乎風水

李主事中正

中正盧氏人進士官兵部主事流寇破城慷慨死之

張治中讚

讚永寧人已酉舉人為順天府治中寇變被執不屈死其子太學生祚延同死

劉知縣芳奕

芳奕洛陽人舉人慷慨有大略仕昌樂知縣歸里流寇破城北向自盡

劉都督岱

岱陝州人神宗昭妃之弟官左都督寇陷京師岱闔門舉火自焚男女百餘口無一存者

來舉人秉衡

秉衡洛陽人舉于鄉城破為偽將劉宗敏所執欲其易服收用衡不從遂以鐵火索加其頸死孀母劉妻吳并

子同時被害

王庠生敏

敏光州人為州諸生崇禎乙亥冬流賊攻光州城陷敏與賊巷戰死其子琯舉人亦罵賊死

胡庠生詮

詮光州生員城陷抱先人木主罵賊赴水死

龔庠生業煥

業煥光州人廩生城陷與賊巷戰死州志列為義烈首

附元臣蔡子英

子英永寧人元進士以庫庫特穆爾薦授叅判累擢都督叅軍及王師西征庫庫特穆爾軍敗子英單騎入終南有司繪形求之檻送京師至江濱亡去未幾陝西又購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懾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曰欽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

蠻莫不賓貢臣釜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勞勤有司既違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不足以贖其罪而陛下以萬乘之尊欲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

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
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也
蓋臣之仕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者馮道
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正之
人中君羞以為臣偉哉言乎管子又曰禮義廉恥國之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
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
猶以為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

為治天下之本莫大于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
人物之衆既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
多授臣以官何益于國舍臣不用何損于事陛下創業
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烈士
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馘而廁于維新之朝賢士大
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
以為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
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臣

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于炎
瘴亦受賜多矣奏入上命館于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
不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遂
勅有司送其出塞

野史氏曰中州節義之士余最服膺子英但子英乃
元之節士明代不得而有之附錄于此一以見中州
節義之多人而三百年中節義之報實高皇崇重節
義有以培之也

中州人物考卷三